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詩質疑卷二十 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劉家瑛

讀詩質疑卷二十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小旻之什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大雅者謂之名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孔子刪之矣　朱註大夫以王惑於

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

旻天疾威敷於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卭平去通韻

賦也 劉氏曰元氣廣大為昊天仁覆閔下為旻天

毛傳敷布也 鄭箋猶圖也 毛傳回邪遹僻也

鄭箋沮止覆反也 毛傳卭病也

虞惇曰呼旻天者不敢斥王也 鄭箋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之謀為政之道亦甚病

天下矣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平去通韻

賦也　蘇氏曰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　鄭箋具俱底至也我視今之謀猶將何所至乎言必至於亂

許氏曰上章言王不從善謀而用不臧此章言臣共違善謀而信不臧也謀臧之謀指臣言謀之之謀指衆人言　漢書劉向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潝潝

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潝潝訿訿亦孔之哀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平上去通韻集字非韻熊朋來五經說云陸德明釋文從韓詩作是用不就王應麟云朱子亦作就今本仍作集

賦也　毛傳集就也　鄭箋道路也

蘇氏曰卜筮數故龜瀆而不告謀者多無斷而行之者故其功不成故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　鄭箋訩

訟滿庭無敢決當是非任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君臣謀事如此猶不行邁而坐圖遠近於道路何進於跬步哉　毛傳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　孔疏先民古聖賢也　毛傳程法猶道經常潰遂也

鄭箋哀今君臣之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循大道之常維淺末之言聽其同者爭其異者如當路築室人與之謀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於成也　孔疏淺近之人不可與謀道猶路人不可與謀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平上去通韻

賦也　蘇氏曰止定也　孔疏膴大也　朱註艾乂同治也

李氏曰國論雖未定而有或聖或否者民雖小而有哲謀肅乂者王當擇而用之　黄氏曰或聖或否言不皆否者也　蘇氏曰雖世亂民僻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爲矣　凌氏曰如泉流之清淪而至於溷敗也　朱氏曰能别聖否則不惑邪謀矣能用哲謀肅乂則斷以從善矣不然則邪謀之致敗也必矣　鄭箋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

作肅從作乂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賦也　毛傳徒搏曰暴徒涉曰馮馮陵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臨淵恐墜也履冰恐陷也　蘇氏曰小人慮不及遠暴虎馮河之患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則莫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善為國者常如是矣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虞惇按卒章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毛鄭云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左傳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預註云義取不敬小人亦危殆杜盖本荀子之說荀子云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遂引詩此章今考詩之上下文全無此意恐左氏亦斷章取義耳朱註本之蘇氏今從

之如彼泉流今本作流泉依唐石經國子監註
疏本改正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虞惇按國語秦伯賦鳩飛韋昭注云小宛之首章
也未知然否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

興也　毛傳宛小貌　陸氏曰鳴鳩班鳩也　蘇氏

曰翰羽也　孔疏明發將旦而明地開發也二人文武也
歐陽氏曰鳩雖小鳥亦翰飛而至天王不能勉強奮起曾飛鳩之不如　蘇氏曰君子憂傷而念其先王緬懷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克職韻職為支微之入聲富方二反又音肆平去入通韻

賦也　毛傳齊正也　孔疏聖通也　毛傳克勝也
朱註温克蘊藉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　蘇
氏曰彼昏斥幽王也　嚴氏曰壹專也　陳氏曰富
益也　劉氏曰壹意於醉日益甚也　毛傳又復也
王氏曰用燕喪威儀而臣下化之天命將改大福不
再故戒之使無耽樂以敬天命之無常言各則并戒
其君臣也　輔氏曰昏亂於酒則必喪其威儀能敬
其威儀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吾身外哉　嚴氏曰或

疑飲酒小節未必係天命之去留不知蕩心敗德縱慾荒政疎君子而狎近倖玩寇讎而忘遠憂皆自飲酒啟之禹惡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歷觀前史可監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負古房以反後同

興也　毛傳中原原中也菽藿也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　鄭箋式用穀善也

鄭箋莪生原中力采則得之喻王位無常家勤於德者得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今有教誨爾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王氏曰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為子 李氏曰此申上天命無常之意 馮氏曰法言螟蛉之子殪而逢螺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令力珍反不入韻邁寐隔句韻

興也　毛傳題視也　鄭箋邁征皆行也　朱註而汝也　毛傳忝辱也

鄭箋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　蘇氏曰脊令飛鳴不能自舍君子之勤於事不舍日月者以自況也故告王宜夙夜勉厲庶幾不忝其父祖　陳氏曰日茲往矣月茲行矣日月不易得也　漢書曰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領飛且鳴矣

徐幹中論曰有進業無退功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寡音古扈寡粟獄隔句韻

興也 毛傳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 朱註填瘨同病也 蘇氏曰岸亦獄也 孔疏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

鄭箋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也哀

哉窮寡之人入於獄訟無可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
勝負其何自而能善乎　孔疏國無善政教民被枉
濫乃謂之宜在位不矜愍也　朱註言王不恤鰥寡
喜陷之於刑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
履薄冰
賦也　毛傳集木恐隊也臨谷恐隕也
鄭箋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荀子曰

行而拱翼非清淳也立而俯項非繫戾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虞惇按宛彼鳴鳩毛云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鄭云王日視朝月視朝皆衍說也朱註此大夫遭亂兄弟相戒免禍之詩今從序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史記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幽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罹音羅

興也　毛傳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　孔疏斯語辭　毛傳提提羣貌　鄭箋穀養惟憂也

鄭箋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喻凡人父子兄弟出入宫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也　李氏曰民莫不父子相養而我獨於憂是鸒斯之不如也　朱註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賦也　毛傳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也鞫窮

惄思也　孔疏擣築也　鄭箋不脱冠衣而寐曰假

疢猶病也　孔疏疢首頭痛也

劉氏曰昔者諸侯朝宗車轍馬跡周道坦然平也今之諸侯無復來者故盡生茂草矣　朱註精神憒眊至於假寐之中不忘永嘆憂之之深未老而老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興也　孔疏屬連屬也　朱註毛膚體之餘也離麗也裏心腹之間也　鄭箋辰謂六物之吉凶

錢氏曰見父母之所植尚不敢不恭敬况父母乎我所瞻惟有一父他無可瞻也我所依惟有一母他無可依也 蘇氏曰今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麗屬乎未知我生所值之辰安在何不祥至是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 孔疏菀茂也 毛傳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貌

鄭箋柳茂則多蟬淵深則多萑大者之旁無所不容今太子不為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　劉氏曰初猶假寐此則不遑其禍亟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興也　毛傳伎伎舒貌　鄭箋鹿之奔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雊雉鳴也尚猶也　毛傳壞瘣也謂傷病也

鄭箋寧猶曾也

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匹物無不有恩於其親　朱註今太子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憂之而人曾莫之知也　劉氏曰鹿足伎伎顧其子也雉雊求雌求其妃也王放逐太子曾不如鹿麇黙申后曾不如雉木壊則無枝無枝則木斃王受讒而自殘其嗣嗣殘王亦且踣矣

相彼投兎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

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上去通韻

興也　鄭箋相視行道也　毛傳墐路冢也　鄭箋君子斥幽王也　毛傳隕墜也

鄭箋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有先驅之使脫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埋之成其墐者其心不忍也　朱註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掎古居我反扡古徒可反

平去平上通韻

賦也　鄭箋醻旅酬也惠愛也　朱註舒緩究察也

孔疏掎倚也以物掎其巔也扡隨其理也　鄭箋

予我也　毛傳佗加也

錢氏曰此原王心之忍由於信譖也　孔疏王信褒

姒之譖如受醻爵得即飲之由心不愛太子故不復

舒緩而究其實也　毛傳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

其理　朱註皆不欲妄挫折之今舍彼有罪之譖人

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
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也　毛傳浚深也　陳氏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嚴氏曰莫高者豈非山乎莫深者豈非泉乎然山雖
高而人能登之泉雖深而人能入之王勿謂處高深
之地而人不得聞之也王不可輕易於由言恐屬耳
垣墻者將窺伺意嚮而生讒譖也　蘇氏曰既以此

告王又恐褒姒伯服之害其成業故告之以無敗梁笱猶谷風之義也　王氏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　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宫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生言語以為階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虞惇按趙岐孟子註曰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中山王劉勝亦以為伯奇之詩王充論衡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蓋當時三家之說云然詩序出而三家廢矣鄭箋以蹴周道喻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雉之朝雊云太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偕去疾用無枝云太子放逐不得生子皆曲說朱集註宜白作此以自怨序以為太子之傳作

不知何據按朱子註孟子亦云宜臼之傳作此詩何以註詩獨不主序說蓋惡序之過而忘其說之自相矛盾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朱註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威罪平去通韻

賦也 李氏曰悠悠遠大之意 歐陽氏曰且語辭

毛傳憮大也　鄭箋已泰皆甚也　毛傳慎審也

蘇氏曰大夫傷於讒乃呼天而訴之曰天之於人若父母然今我無罪而遭此大亂何也政已甚虐矣亂已甚大矣而我自審實無罪也　朱氏曰此自訴之辭欲其察已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賦也　鄭箋僭不信也　毛傳涵容也　邱氏曰君

子斥王也　毛傳遄疾祉福也

蘇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旣而君信之然後亂成若人君一日覺悟大有所誅賞如楚莊齊威之事則亂庶幾可止也　鄭箋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於賢者如福禄之如此則亂庶幾可疾止也　朱註令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　虞惇曰亂生於讒讒生於優柔不斷所

謂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卭盟古彌郎反

賦也　鄭箋屢數也　毛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　鄭箋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

毛傳餤進也　鄭箋卭病也

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非好惡而誣罔誕謾

衆至則任賢安能勿貳去邪安能勿疑既貳且疑豈免屢盟屢盟而不知反本亂之所以長也穿窬之類伺隙抵巇以罔善人而君子信之亂之所以暴也

蘇氏曰讒人之言必有以恱人者人君而味於甘言小人所以獲進也　錢氏曰言之甘者人嗜聽之猶餤之也是餤亂也　孔䟽此小人非特不能供職事維以為王之病而已　朱註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恱焉則國豈不殆

哉 家語孔子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

興也 毛傳奕奕大貌 朱註秩秩序也 鄭箋猷道也 王氏曰莫定也 錢氏曰忖默度也 孔疏躍躍跳疾貌 毛傳毚兎狡兎也

鄭箋此四事者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

故列道之　朱註反覆比興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隐情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口音苦厚音户上去通韻

興也　毛傳荏染柔意也　朱註行言行道之言也數辨也蛇蛇舒徐也　鄭箋碩大也

虞惇曰此承上章而言荏染之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道之言則心辨之矣小人或肆為大言而不

忌或巧為邪說以惑人二者之情態我皆得而知之

不難辨也　鄭箋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

由心也顏之厚者出言虛偽而不知慚於人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

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斯麋與階韻勇與尰韻

又韻之變格

賦也　鄭箋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

毛傳水草交謂之麋拳力也　鄭箋職主也　孔

疏階梯也　毛傳骭瘍為微腫足為尰　鄭箋猷謀將大也

朱氏曰居河之麋則非高明爽塏之地也　吕氏曰彼何人斯其居至陋其力至怯乃主為亂階况加以微尰之疾其勇亦何能為爾為讒佞之謀大且多爾所聚居之徒衆幾何而敢為此哉此非特賤而惡之之辭蓋言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　吴氏曰前三章刺聽讒者後三章刺讒人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虞惇按詩刺幽王信讒而鄭於首章云刺王敖慢無法度二章云君子斥在位者皆於本義不相合往來行言云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是之謂行非也朱註以蛇蛇碩言為善言亦非是歐陽氏分奕奕寢廟六句為一章躍躍毚兔六句為一章今從舊荏染柔木一章畧以私見參之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絶之

毛傳暴也蘇也皆畿内國名　虞惇按春秋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為司寇此蘇公葢忿生之後也桓王八年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則蘇公被讒當在東遷之際矣　孔疏經無絶暴公之事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讒已而未察故作詩以窮極其情欲與之絶則暴公之絶明矣

故序云刺暴公而絕之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　虞惇曰何人蘇公之友也不欲斥其姓名故言何人　朱註艱險也　鄭箋梁魚梁也　朱註暴暴公也

蘇氏曰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之友有與偕譖之者從暴公以過蘇公而不見入故并譏之此詩主

言何人而曰刺暴公者譖出於暴公而何人與焉以暴公為不足刺而刺何人則亦所以刺暴公也　虞惇曰暴公譖已者也今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其人可疑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賦也　鄭箋二人暴公與何人也　朱註唁弔失位也　蘇氏曰始者不如今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

也　虞惇曰於是始疑其譖已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賦也　毛傳陳堂塗也

鄭箋汝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衹攪我心風方愔反

賦也　毛傳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

朱註其往來之疾如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乃逝我之梁適所以亂我心而已　虞惇曰言不得不使我疑汝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舍古音暑平上通韻

賦也　鄭箋舍息盱病也

呂氏曰謂汝行之緩乎何為不少舍息而見我也謂汝行之急乎何為復有暇而脂車也　鄭箋極其情

求其意終不得壹者之來見我我於汝亦何病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平去通韻

賦也　鄭箋還行反也　毛傳易悅也　鄭箋祇安也

朱註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倘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悅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　董氏曰詩至此辭

葢綏若不知其為譖矣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

詛爾斯

賦也　鄭箋伯仲喻兄弟也　毛傳樂器土曰壎竹

曰篪　朱註如貫如繩之貫物也　鄭箋諒信也

毛傳三物豕犬鷄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

以犬民以鷄

鄭箋我與女俱為王臣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壎篪

相次比如物之在貫　孔疏何女之誠信不使我知而今我疑也若實不譖者當共出此三物以詛之使讒否有決令我不疑還當相親不欲長怨也　鄭箋為其情之難知又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　毛傳蜮短狐也　孔疏一名射工在水中含沙射人　毛傳靦姡也　孔疏面見人之貌

鄭箋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而見也女乃人也姑然有靣目與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　孔疏故我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汝反側之情冀得其實也　王氏曰作是詩將以絶之也而曰好歌者唯其好也是以極其反側極其反側非惡之也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王氏曰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不忠於其君不義於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詩以絶之既絶矣又告之以及爾如貫諒不我知

又欲出三物要之以詛而作好歌以極之不殆於棄言乎哉盖君子之遇人也仁而不忮彼之譖我是失其本心也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我所願也雖彼不能如此在我固不為已甚我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絶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　郝氏曰與其人分義已絶而其言傷往望來有不忍遽絶之情何其厚也盖所謂詩人之言也人能以詩之言養性則性定以詩之義治心則心安以詩之氣接人

則人和以詩之性情處變則無往而不自得故曰不學詩無以言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虞惇按孔氏正義云世本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為作謬矣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暴並公卿不當自言於樂之小器以

相親也孔氏之說足以正從前之謬毛傳鄭箋亦未有一言及壎箎之事者朱子詩序辨概而譏之殊不可解也又此詩蘇公為見譖於暴公而作而所深責者蘇公之友有與暴公同行譖者所謂何人也詩不責暴公而專責何人以何人與蘇公素相親故責之朱註云蘇公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詩既言唯暴之云矣則已明指暴公何云不欲直斥也又云以

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竟
若此詩之作專責暴公之譖已而借何人以為
辭則於詩本義全失毛鄭孔疏之外諸家惟蘇
氏為得今錄之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孔疏巷是宮內道名今後宮稱永巷伯長也主宮
內道官之長　陳氏曰巷伯寺人之長者也詩名
巷伯序以寺人解之明巷伯即寺人也　朱註班

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意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　吕氏曰寺人近習也近習日見於君然猶傷於讒則疎遠者可知矣　董氏曰當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無列於此著其所以亂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萋斐哆侈皆一句中兩韻

興也　毛傳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如貝也

鄭箋讒人集己過以成罪猶女工集采色以成錦文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哆侈古皆昌果反

興也　許氏曰哆張口也　孔疏侈大也　毛傳南箕箕星也　孔疏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　鄭箋適往也

蘇氏曰南箕非箕也因其有是形而命之讒人之誣君子亦必因其近似而名之　毛傳斯人自謂避嫌之不審也　鄭箋讒人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　陳氏曰貝錦南箕皆曰成是者言本無是實因萋斐張大以成之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

李氏曰言讒人之意惟欲譖人爾無他營為也　朱
註譖人者自謂得意矣然須慎爾之言不慎爾言則
聽者有時而悟且以爾為不信矣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賦也　陳氏曰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
王氏曰上好譖則固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
禍既遷而及女矣　曾氏曰皆君子忠告之辭　虞
惇曰謀欲譖人惟以譖人為謀也謀欲譖言惟謀工

所以譖人之言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　毛傳好好喜也　蘇氏曰草草憂也

王氏曰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

此　李氏曰呼天而告之曰察此驕人之有罪乎憫

此勞人之無辜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謀字不入韻者與虎韻食

與北韻受與昊韻

賦也　毛傳投棄也　許氏曰豺狼屬　毛傳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　毛傳昊昊天也　鄭箋付與昊天制其罪也

孔疏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

而聽之_{北去其反}

興也　毛傳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　孔疏孟子寺人字也

王氏曰楊園下地以況卑人畝丘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畝丘則必道楊園　鄭箋讒人欲譖大臣必從近小者始　劉氏曰讒人罔極不獨譖己而已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已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虞惇按詩以巷伯名篇巷伯即寺人也鄭箋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詩無此意矣哆兮侈兮一章朱子不取毛鄭之說然毛鄭義甚精不可廢也所引魯男子事則贅矣楊園之道鄭云欲之楊園之道必先之畝丘據詩意當是從楊園而升於畝丘故今從王氏其取興

之意從鄭不從朱又第六章章首二句疑衍文

當為二章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嚴氏曰伐木之化行則民德歸厚故以俗薄道絕刺其上也　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錄皆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則莫非小人之交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

轉棄予平上通韻

興也　鄭箋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將且也

毛傳風雨相感朋友相須朋友趨利窮達相棄　鄭

箋風而有雨則潤澤行朋友同志則恩愛成當厄難

勤苦之時獨我與汝爾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今

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

予如遺

興也　毛傳頹風之焚輪者也　鄭箋寘置也

毛傳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　孔疏迴風從上下曰頹迴風從下上曰猋頹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猶朋友同心乃相率而成也　鄭箋寘於懷親已也如遺者如人遺忘於物忽然不省存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末二句韻未詳

興也 蘇氏曰習習之風草木之所以生也崔嵬之山草木之所以養也然不能使草不死木不萎者天地之功猶有所不足也奈何忘我大德而獨思小怨哉 孔疏良朋成就之德雖大無能使色不有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然小萎無虧於長夏小怨無損於交好汝何為忘大德思小怨而棄我乎

谷風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此詩朱註殊簡云習習谷風則惟風及

雨矣將恐將懼則惟予與女矣於大吉全無發明嚴粲詩緝則以風雨及頽喻恐懼患難之時說較直捷但毛鄭解朋友相須之義意理殊妙有足以感人者故今從之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鄭箋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朱註比也　毛傳蓼蓼長大貌　朱註莪美菜也蒿

賊草也

蘇氏曰采莪者將以食之猶生子者將頼其養也孝子行役而遭喪哀父母生已之勞而養不得終如采莪者之得蒿也　嚴氏曰此孝子自怨其身之辭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比也　毛傳蔚牡蒿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久音几　母滿以反上

去通韻父怙母恃一句中自為韻

比也　毛傳缾小而罍大罄盡鮮寡也　鄭箋恤憂也

王氏曰缾譬則民也罍譬則君也缾之罄則罍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　呂氏曰鮮猶窮獨也窮獨而從役其生不如死　孔疏已無父母出門則中心銜憂旋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無所歸投所以悲恨生不如死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　孔疏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懷妊以養我又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覆我出入懷抱我父母之劬勞如此　朱註欲報是德而父母之德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去入通韻

興也　歐陽氏曰烈烈望之可畏也發發暴急而中

人也　蘇氏曰厲政之病人如大寒之視南山而聞飄風　鄭箋穀養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興也　毛傳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鄭箋卒終也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不得終養重自哀傷也

朱註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

如此　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養其父母而形於嘆咏者陟岵鴇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鴇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没之後父母尚存雖曠廢於今日猶幸來日之可繼也則是猶有望也若父母既没容貌不可以復見音響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輕煖無所奉之念生育之艱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恩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也此蓼

莪之所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没讀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亦非人子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虞惇按蓼蓼者莪匪莪伊蒿鄭箋云喻憂思昏亂不精識其事此曲說也缾之罄矣維罍之恥云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亦衍說朱註云缾之罄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所乃子之責亦於

餅小罍大之義不可通欲報之德德即指上六句故箋云之猶是也朱註云欲報之以德恐未安今易之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鄭箋譚國在京師之東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

有饛簋飱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興也　毛傳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　朱註棘匕以棘為匕也　孔疏砥礪石也　毛傳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睠反顧也　潸涕下貌

孔疏有饛然滿者簋中之飧也有捄然長者載肉之匕也　鄭箋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此喻古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也　歐陽氏曰周道平直而賦役均君子履

其道小人供其役　鄭箋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小人皆視之供之無怨此事在乎前世過而去矣從今顧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疚音几來疚平上通韻

賦也　孔疏杼持緯者也　朱註柚受經者也佻佻輕薄不耐勞苦之貌周行大道也　毛傳既盡也

蘇氏曰自周視諸侯皆東也小大皆取於東東人之

杼柚空矣　鄭箋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唯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　歐陽氏曰至於窮乏以葛屨而履霜其公子佻佻然奔走於道路祗役往來頻數使其力疲而心病也

有洌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嘆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載息去入通韻

興也　毛傳洌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刈也契契憂

苦也 孔疏憚勞也 鄭箋尚庶幾也

鄭箋穫薪不欲使氿泉浸之浸之則濕腐不中用也

譚大夫寤寐嗟嘆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賦

斂極盡之至於困病也 蘇氏曰薪已刈矣而復浸

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

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歐陽氏曰此告病

之辭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

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服蒲北反 裘渠之反 平上去入通韻

賦也 朱註東人諸侯之人也 鄭箋職主也 毛傳來勤也西人京師之人也舟人舟楫之人 朱註私人私家皂隸之屬也僚官也 毛傳試用也

鄭箋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西人衣服鮮潔而逸豫

歐陽氏曰至於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私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 王氏曰私人之子試於百僚

則是絶功臣之世棄賢者之類窶賤者用事而貴也
鄭箋言王政不均羣小得志也自此章以下皆言
周道衰政賦偏衆官廢職如是而已　顧氏曰天下
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
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
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盡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
不狩而縣貆魏是以削又不但仍叔之子譏其年弱

尹氏之孀刺其材瑣而已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亂者舉賢材愼名器豈非人主之所當兢兢者乎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　朱註鞙鞙長貌　毛傳璲瑞也漢天河也

鄭箋監視也　毛傳跂隅貌　朱註織女星名在漢旁　鄭箋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暮七辰辰

一移因謂之七襄

孔疏王政之偏或有醉於酒者或有不得漿者所用之人鞙然佩玉居官職不以其才之長美其佩而無其德也天漢有光而無明跂然三隅之織女徒見其終日七襄耳言王之官司徒列於朝也　虞惇曰自此章以下錯舉天漢織女牽牛啟明長庚天畢南箕北斗皆刺當時在位之人不稱職唐盧仝月蝕詩蓋本此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庚音岡

虞惇曰比也　毛傳報章反報成章也睆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　朱註服駕也箱車箱也　毛傳日旦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

朱註天畢畢星也行行列也

鄭箋織女有織名耳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之織經緯往來反報成文章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啟

明長庚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畢所以掩兎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　孔疏是皆有名無實喻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用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比也　毛傳挹𣂏也　鄭箋翕猶引也　董氏曰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為斗三星為柄垂而下揭故曰揭

歐陽氏曰雖有箕不能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挹酌酒漿且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　李氏曰此及上章皆言任用非人在位無助王照臨善惡施行賞罰者以致賦役偏重政令不均無所赴訴也　惠周惕曰大東五六七章刺君臣后妃也劉向曰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則星辰無虛名者此詩人不敢直指而托之星象也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譏臣失其度而君不

明也爾雅天漢析木之津天文志天漢起東方經箕尾間分南北二道石氏曰天漢天一所生所以為東南西北之限其行其合其起其止皆有常度猶人臣之有常職越度曠職則人君為虛位猶天漢之徒明矣織女刺後宮也天文志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端天女也晉書注皇后未崩之前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傳言天公織女死為著服至是后崩故知織女為後宮蓋指豔妻之類也不成報章所謂婦無公事

休其蠶織也牽牛刺將帥也牽牛即河鼓天文志一曰三武天子之三將軍晉志升平三年月犯牽牛中央大星占曰牽牛天將也犯中央大星大將死故知牽牛為將帥也不服箱言驕悍不可制也啟明謂大臣其號曰太上所謂出早為月食晚為天妖東西俱不可也畢八星主邉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邉將晉穆帝永和七年太白入畢口升平三年月犯畢占為邉兵為下犯上時君臣無紀將帥失律邉兵必興驪

山之禍詩人知之矣維南有箕維北有斗刺后與王也重言之刺之深也天文志箕十一度亦謂之天津後宮妃后之位北斗七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又為帝居天文志斗為人君號令之主石氏曰第一曰正星主陽天子之象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天文志箕主口舌故曰載翕其舌猶言婦有長舌也西柄之揭猶言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也又杵三星在箕南糠一星在箕口前故以簸揚言外厨三星在紫

徵宫西南角天厨六星在東北又軒轅在角南三星

曰酒官之旗主饗宴故以酒漿言

大東七章章八句

虞惇按此詩鄭氏俱得之惟以舟人之子為周

世臣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為衍說四章以

下意旨尤善詩中歷舉天漢織女牽牛啟明長

庚天畢南箕北斗皆刺當時在位之人唐太學

博士施士丐說詩云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言不得其人也近時惠周惕之說雖稱引龎雜亦略與毛鄭相發明故備錄之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申公說大夫遭讒流離南國而作是詩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平上通韻

興也　毛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蘇氏曰四月始夏而六月暑遂往矣言治世未幾而

亂作也君子自傷生於亂世曰先祖非人哉而忍生我於是無所歸怨之辭也　孔疏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興也　毛傳卉草腓病也　杜氏曰爰於也

鄭箋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喻貪殘之政行而萬民病也　朱註今亂離瘼矣我將於何適歸哉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去入通韻

興也 鄭箋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

李氏曰虐政愈甚如冬日之烈飄風之疾也 朱註

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尤羽其反

興也 鄭箋侯維也尤過也

李氏曰民猶嘉卉君忍而殘虐之曾莫知其所以得

罪之由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濁古直谷反

興也　鄭箋構集合也

李氏曰泉水猶有時清有時濁今我日構禍害無時

而善如泉之濁不復清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興也　毛傳滔滔大水皃　朱註紀綱紀也謂經帶

包絡之有識有也

李氏曰王者如江漢之紀衆水使天下有所賴今我

盡瘁以從仕而王曾不我有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賦也　毛傳鶉鵰也　孔疏鳶鴟也　毛傳鱣鮪大

魚也

朱氏曰君子遭禍不能飛潛無所避也　劉氏曰言

非此四者則皆罹其患矣　陳氏曰雖欲高飛深藏

不可得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興也　毛傳棟赤楝也

鄭箋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不然傷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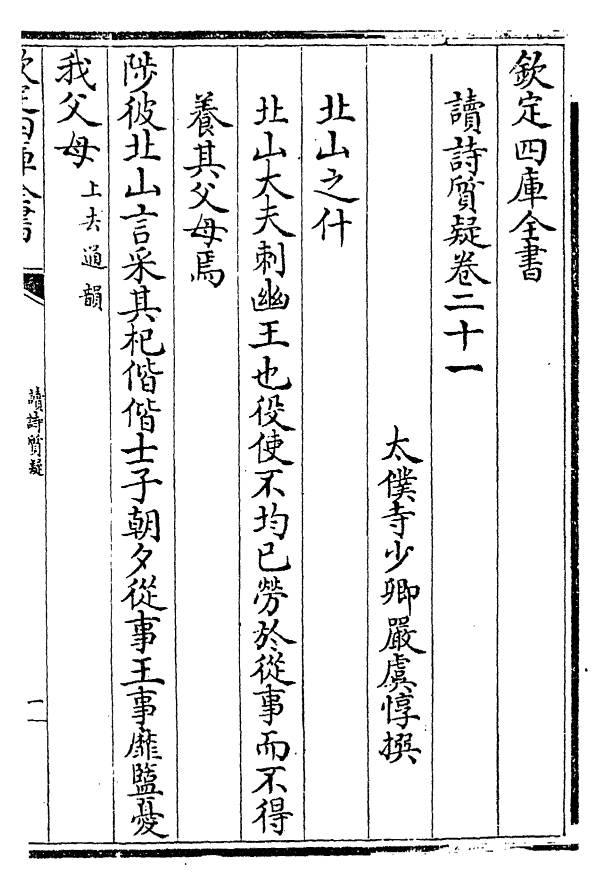
四月八章章四句

虞惇按滔滔江漢匪鶉匪鳶二章鄭箋俱誤其以江漢為吳楚之君者尤穿鑿也每章取興之義朱註但以則字矣字了之殊不可解歐陽氏極辨先祖匪人之句而解作任用非人亦未可為據爰其適歸家語作奚其適歸古本俱作爰

春秋傳引詩亦作爰今從之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讀詩質疑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讀詩質疑卷二十一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北山之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上去通韻

興也　毛傳偕偕强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

孔疏采杞非可食之物勞役非賢者之事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

從事獨賢

賦也　毛傳溥大率循濱涯也賢勞也

鄭箋土廣矣臣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而王

不均平獨使我從事乎自苦之辭　朱註不斥王而

曰大夫不曰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賦也　毛傳彭彭不得息也傍傍不得已也　鄭箋嘉鮮皆善也　毛傳將壯也　朱註旅膂同　陳氏曰此所謂獨賢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賦也　毛傳燕燕安息貌

李氏曰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賦也 孔疏不知叫號者居家閒逸不知上有呼召也鞅掌煩勞失容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議

魚賀反為音譌平去通韻

賦也 王氏曰出入風議者親信而優游也

劉氏曰以彼為賢耶則國事待我而集以我為賢耶則厚祿居彼為多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鄭箋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宋劉彝曰疷當作疷音民

虞惇曰比而興也　鄭箋將猶扶進也　孔疏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也　毛傳疷病也

孔疏大車比小人言無扶進此小人也　嚴氏曰君子推輓小人小人既進則譖害於君子如人推輓大車大車既進則塵汚於人也小人害君子則可憂多端君子自悔而言事已至此亦不必更思之是我自取其病悔無及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平上通韻

比而興也　朱註冥冥昏晦也熲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荀子曰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人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友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平去通韻

比而興也　鄭箋雝猶蔽也重猶累也

嚴氏曰塵雝蔽則小人之勢盛矣是其始將之之過也可憂多端亦不必更思之是我自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以將大車喻任小人祗自塵喻任小人之害無思百憂乃自悔之辭故當從比而興也毛鄭之說亦未見其為確然者今更參嚴氏詩緝意較明顯朱註云此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直以將大車為行役竊未然將大車不可即指行役而無思百憂亦未見有行役之意不若且從舊說之為得矣　又按顧氏詩本音

曰祇自疧兮宋劉彛云疧當作疷病也唐人避
太宗諱凡字從民者皆省而爲氏今人書昬爲
昏猶其遺法也張參五經文字慜字下云緣廟
諱偏旁準式省從氏凡汦昏之類皆從氏又珉
字下云莫巾反禮記作瑉是其例也按說文亦
本無疷字今本作疷者誤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

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懐歸畏此罪罟
賦也　毛傳艽野荒遠之地初吉朔日也　孔疏離歴也　邱氏曰共人賢而不仕者也　毛傳罟網也
孔疏上天照臨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品物咸亨王者察理天下之事使無屈不伸勞逸得所今王不能然使我行役遠荒淹久不歸毒苦之甚　邱氏曰賢者久不得歸於是悔仕念彼不仕之友閒居自樂

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　王氏曰又自傷仕於亂世欲去而畏罹罪不敢歸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暇音豫〉

賦也　毛傳除除陳生新也　孔疏謂二月中也

毛傳憚勞也　朱註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貽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賦也　毛傳奥煖也蹙促也　蘇氏曰出宿不安寢也　鄭箋反覆謂不以正道見罪

董氏曰蕭所以祭菽所以畜歲莫不得有備故憂之

鄭箋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　虞惇按

詩三章曰罪罟曰譴怒曰反覆岌岌乎有憂讒畏譏

之心非僅傷久於遠役也下章告其同列曰正直是與蓋所以諷切之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賦也　朱註君子僚友也　王氏曰靖靜也　邱氏曰穀祿也　朱註以猶與也

呂氏曰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嘆至是知不可去矣則

又戒其僚友之在朝者曰嗟爾君子無恒欲安處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神將佑女以福禄矣　蘇氏曰有久勞於外則必有久安於内者矣故告之使無以安處爲常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賦也　鄭箋介助也　毛傳景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虞惇按鄭箋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自小其明也據詩但述征行勞苦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乃大夫悔仕之辭絶無幽王自小其明之意蓋名篇曰小明以别於大雅之大明耳若如鄭說則小旻小宛又何取義乎歐陽氏辨之詳矣念彼共人鄭云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朱云指僚友之處者玩下文豈不懷歸則共人正指不仕之人不若邱氏說爲善也後章嗟爾君子朱註

得之今更參呂氏鄭箋疵纇不足據也

鼓鍾刺幽王也

虞惇按韓詩及申培說皆以詩為刺昭王鄭康成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作孔氏曰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歐陽氏又云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廵之事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當闕其所未詳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賦也　孔疏鼓擊也古者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　陸氏曰將將聲也　呂氏曰禹貢淮水出桐柏山東會於泗沂而東入海　陸氏曰湯湯流盛也

朱註允信也

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毛傳用樂不與德比賢者爲之憂傷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賦也　毛傳喈喈猶將將也湝湝猶湯湯也回邪也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　毛傳鼛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猶若也

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

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　董氏

曰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怨而音變悽苦之氣貫金石

入陶匏故聞之者憂傷而心動也　孔疏念古之善

人君子其用禮樂不若今王之失所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平

去通韻

賦也　孔疏欽欽亦鐘聲也磬石磬也琴瑟在堂笙

磬在下同音言和也　鄭箋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

音克諧　朱註僭亂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

也三者皆不僭也

蘇氏曰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

非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虞惇按毛傳以幽王鼓其淫樂以示諸侯鄭箋以幽王作先王之樂於淮上爲失禮二說相戾今以末章論之箋義爲長以雅以南毛傳云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鄭箋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

謂萬舞為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孔氏申之云以為雅樂之萬舞以為南樂之夷舞以為羽籥之翟舞蓋皆以南為南夷之樂矣後漢書陳忠傳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株離今詩無此文蓋齊魯之詩有之集註本蘇氏以南為二南鄭樵程大昌俱主其説更援季札觀樂之象箾南籥文王世子之胥鼓南以力駁南夷之説之謬信而可徵今從之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中公說農事既成乃祭宗廟燕及王族之詩 孔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斂輕田疇墾闢年有豐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 嚴氏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皆述古事形容其田野修治年穀豐穰祭祀禮樂燕飲威儀言之反覆而不厭者葢詩人遐

想太平之盛田家之樂恨不生乎其時所以傷今而思古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侑古音以福方墨反平上入通韻

賦也　毛傳楚楚茨棘貌　鄭箋茨蒺藜也　毛傳抽除也　鄭箋與與翼翼蕃廡貌　毛傳露積曰庾十萬曰億　鄭箋饗獻也　毛傳妥安坐也侑勸也

鄭箋伐除蒺藜與棘者古人何乃勤苦爲此乎我將藝黍稷焉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爲本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於是以黍稷爲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孝子受大福也　王氏曰古之明王黍稷成倉庾實其成民如此然後可以致力於鬼神　虞惇按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

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所謂以妥以侑也　朱氏曰此章主酒食言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亨古普郎反　祊古音方　慶古音羌　從並同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濟濟蹌蹌言有容也　鄭箋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剝解剝其皮也　毛傳亨飪之也肆陳也

鄭箋將進也　毛傳祊廟門內也　鄭箋孔甚也

朱註明備也著也　毛傳皇大保安也　朱註孝

孫主祭者也

孔疏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威儀蹌蹌濟濟然甚皆

敬慎乃鮮潔所祀之牛羊為烝嘗之祭周禮祭祀之

聯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六牲各有司也既潔此牲

其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剝之者或烹煮之者或肆其

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鄭箋孝子不知神

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賔客之處

祀禮於是甚明故先祖精氣歸晆之其神安而享其

祭祀　孔疏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神

既歆饗之故令孝孫有慶賜之事報之以大福使得

萬年之壽無疆竟也　王氏曰凡祭祼鬯求諸陰焫

蕭求諸陽索祭祝於祊求於陰陽之間夫遊䰟為變

無不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所故祝祭於祊而祀事

孔明也　朱氏曰此章主牛羊言祝祭於祊以下始

行祀禮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賔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去入通韻

賦也　毛傳爨饔爨廪爨也　朱註踖踖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　鄭箋燔燔肉也炙炙肝也皆從獻之俎也　呂氏曰爲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　孔疏特牲主人獻尸賔長以肝從主

婦獻尸兄弟以燔從　鄭箋君婦后也凡嫡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　毛傳莫莫清静而敬至也豆内羞庶羞也　孔疏天官九嬪賛后薦徹豆籩是后夫人主供籩豆也庶衆也　朱註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也　鄭箋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醻至旅而爵交錯以徧　毛傳東西為交邪行為錯　鄭箋卒盡也　毛傳度法度也

鄭箋古者於旅也語　朱註獲得其宜也　鄭箋格

來酢報也

孔疏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静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　虞惇按此章言俎豆燔炙及獻酬之事　坊記子曰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致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

語卒獲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熯愆孫平上通韻

賦也　鄭箋我我孝孫也　朱註熯竭也　董氏曰式用也　毛傳善其事曰工賚予也　鄭箋苾芬馨香也卜予也　毛傳幾期式法也　王氏曰齊整也毛傳稷疾也　王氏曰匡正也　蘇氏曰勑戒也

陳氏曰極中也

蘇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爾飲食芳潔故報爾以福禄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將事敏疾誠正慎固故報爾以中和應萬物而不匱言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　嚴氏曰不言錫福而言錫極者建其有極則五福備也　鄭箋此皆嘏辭之意　孔疏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

疆於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禄於天宜稼於田眉壽百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畧　虞惇曰此章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平上去通韻告字不入韻

賦也　鄭箋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也徂位孝

孫徃位堂下西面立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也具皆也　朱註皇尸者尊稱之也　鄭箋鼓鍾尸出入奏肆夏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　錢氏曰諸宰膳夫及其屬也　鄭箋廢去也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也　孔疏燕私燕而盡其私恩也

鄭箋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祭祀畢歸賔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賔客親骨肉

也　孔疏此受嘏之後言祭畢告利成送尸徹餕與同姓燕之事　朱註鬼神無形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　李氏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故送迎尸皆廟門爲斷　孔疏特牲告利成云主人出立於戶外西南少牢告利成云主人出立於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孝孫徂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云祝入尸謖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

利成是致尸意也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賔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賔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故知祝告主人以利成也利養也言孝子之養禮畢周禮膳夫云凡王祭祀賔客則徹王之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矣特牲少牢皆云祝執其俎以出是祭畢賔客歸之俎也特牲云祝命徹胙俎豆籩設於東序下注云設於東序下亦將私燕也是祭末為燕私之事同姓則留與之燕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奏古則故反後並同奏祿去入通韻

賦也　毛傳綏安將行也　鄭箋大小猶長幼也惠順也　毛傳替廢引長也

鄭箋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也　朱註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祿而安之也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

怨者而皆懽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飲食矣是以使君壽且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無所不盡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孔疏上云備言燕私故此章即陳燕私之事祭在廟燕在寢燕祭不同樂而云具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

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　孔叢子孔子曰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虞惇按朱註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不主序陳古之說下信南山甫田大田意畧同未詳何據五章鼓鐘送尸註云尸出入奏肆夏也肆夏是天子之禮毛鄭主思

古明王故引周禮為說朱子主公卿奉祭則不
當仍肆夏之文郊特牲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
文子始也是卿大夫不得奏肆夏矣今仍舊說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劉氏曰天下之土昔為水之所汩禹決九川距四
海濬畎澮距川暨稷奏庶艱食蒸民乃粒萬邦作
乂溝洫成五服至於五千是田法成於禹稷久矣夏

道衰而公劉紹興后稷之業商道廢而太王王季緒理公劉之遺文武既有天下周公輔成王廣五服爲九服推后稷之法以踐禹功遂成畎澮於天下至於幽王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畎畝之政不修是以夫間之遂不距於溝畛下之溝不距於洫涂下之洫不距於澮道下之澮不距於川路下之川不距於海是所謂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也疆理者川自六鄉

而距於海路自荒服而達於畿之謂也　申公説王者勸農而禱祀之詩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平去通韻畝滿以反

賦也　董氏曰南山終南山也　毛傳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成王也　孔疏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　毛傳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

王氏曰疆者爲之大界理者定其溝塗

孔疏信乎彼南山之野得成平田可種殖者本禹之所治也今畇畇然原隰墾闢則又曾孫成王所田之正經界之疆分土宜之理隨勢之便南東其畝遠修禹之功焉　劉氏曰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畝東矣　王氏曰言信彼者見幽王之時王政衰矣不明乎得失之迹者闇有道先王之事則疑其不能如彼故也　朱氏曰將言原隰墾闢之事故推其始自禹盡力溝洫然後后稷播種之

功可施是農功自禹始也禹貢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則邱甸之法亦始於禹矣　鄭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　孔疏孫毓曰禹平水土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而謂禹亦丘甸之者據論語禹盡力乎溝洫是與周禮匠人井間有洫同也臯陶謨濬畎澮距川是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丘甸之法

禹之所為也　徐氏曰周禮百畝為夫夫間有遂深廣各二尺遂上有徑十夫為井井間有溝深廣各四尺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深廣各八尺洫上有涂千夫有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大水通流非人力所治故不載其廣深焉遂之水達於溝溝達於洫以次而達於川以資畜泄備旱潦凡地西北高東南下水避高而就下南東其畝者或東或南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　春秋傳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
生我百穀
賦也　朱註同雲雲一色也　毛傳雰雰雪貌小雨
曰霢霂
鄭箋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
澤則饒洽　陸氏曰三農之事雪欲盛而徧故言雰
雰雨欲小而潤故言霢霂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彧古于逼反

賦也　毛傳埸畔也　朱註翼翼整飭貌　毛傳彧彧茂盛貌　鄭箋斂穫曰穡畀與也以黍稷為酒食至祭祀則以畀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

劉氏曰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懽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邱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幷酳齊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酳齊獻尸尸因酳

以酢賓弁祭畢燕同姓於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瓜音孤平上通韻

賦也　鄭箋中田田中也　曹氏曰菹淹菜也

蘇氏曰田中為廬以便田事疆埸種瓜以盡地利

孔疏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

有廬舍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所以便地也瓜新

熟獻於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以供祭祀　鄭箋獻於先祖者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後漢書注春秋井田記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　邱氏曰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為八家治田之廬　錢氏曰自禰以上皆稱祖不言禰者據遠以該近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平上通韻

賦也　鄭箋清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　毛傳騂牲周尚赤也鸞刀刀有鸞者　鄭箋膋脂膏也鄭箋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也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　劉氏曰王躬執鸞刀以啓牲耳之毛豆薦其血蕭爇其膋　虞惇按祭義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執其鸞刀乃卿大夫之事非王親

殺也　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烝進也　董氏曰苾苾芬芬香氣上達

也　吳氏曰一章疆理修二章雨雪時三章黍稷盛

四章菜葅具五章犧牲備六章祀事成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虞惇按維禹甸之甸治也毛傳爲正鄭箋則推

原其制之所自起也朱註云此詩大指畧與楚

茨同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申公說農事既成祀田祖而并犒農夫之詩　嚴

氏曰甫田述徹法興旺秋報春祈及省耕納稼之事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賦也　毛傳倬明貌　孔疏甫大也　朱註十千公田所取之數也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陳陳粟也　呂氏曰今今歲王時也　毛傳耘除草也耔雝本也　朱註薿薿茂盛貌　王氏曰

介助止息也　毛傳烝進髦俊也

嚴氏曰幽王政繁賦重故詩人思古什一之法　鄭箋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所謂十千也上地穀畝一鍾倉廩有餘取其陳以食農人所以紓官之積滯亦使民受存新穀自古豐年之法如此

蘇氏曰一成之田歲取萬畝以供國用又取其陳

積以時發歛以助農夫之乏困此自古有年之法也

朱註積之久而有餘於是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所謂補不足助不給也　朱氏曰今適南畝省耕也　呂氏曰周王親適南畝見農夫散布田野或耘或耔黍稷薿然而盛乃相助而休息之又於其間進其髦俊者以勞勉之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　毛傳治田得穀俊士以進　孔

疏倉廩實知禮節豐年多獲故髦士得進　蘇氏曰進其髦俊者如漢罷力田之類歟　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為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壠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輙附根比盛暑壠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　虞惇曰三代有補助之法無賒貸之法畜積有餘則發其陳

以濟農夫之困乏先王所謂損上益下勸農力本之道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之事而陳氏遂以家量貸公量收取齊國其後王安石泥周禮國服之息掫行青苗新法而天下幾亂葢自三代而下有賒貸而無補助矣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　朱註齊粢同曲禮稷曰明粢　鄭箋犧羊純

色之羊也　毛傳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

鄭箋御迎也　毛傳田祖先嗇也　鄭箋介助也

毛傳穀善也

鄭箋以潔粢豐盛與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至孟春月又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於田祖

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王氏曰作樂以御田祖農事終則有始也介黍稷以穀士女樂歲士女多賴也　朱氏曰上五句言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　孔疏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為后土死以配神社而祭之曲禮曰天子祭四方歲徧注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

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者
葢常祀歳徧此秋成報功總祭之也社爲隂祀其犧
用純黒色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周禮大司馬
羅獘致禽以祀祊注祊當爲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
萬物詩曰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郊特牲
注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
也祖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
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右有俱音以敏古音每後同

賦也　鄭箋饁饋也田畯司嗇也　蘇氏曰攘取也

毛傳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敏疾也

孔疏王者非特為民報祭祈年又親循畎畝以勸之

朱氏曰王者省耕見農夫之婦子以酒食饋於南畝見田畯徃來其間喜而攘取左右之饋以嘗其旨

否見禾之易治竟敢如一知其終善而且多　呂氏曰此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敢於農則怒矣蓋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　鄭箋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　毛傳梁車梁也　鄭箋庾露積穀也坻水中高地也　毛

傳京高丘也　朱註箱車箱也

呂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凡土所生者皆曾孫之稼也　鄭箋禾稼委積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言年豐收入踰前也　朱氏曰黍稷稻粱既無所不有農夫相與慶於下謂此皆君賜也何以報之神助君以福至萬年之永乃所以為報也　錢氏曰此承上章農夫克敏而預期其秋成大有終歸恩於上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虞惇按我取其陳二句鄭箋云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此說非也三代有補助而無賒貸王介甫疑周禮國服之息一語新法幾亂天下經學之誤流毒如此立言不可不慎倬彼甫田鄭以甫為大云太古以丈夫稅田曾孫來止一章鄭改攘為饟喜為饎云成王出觀農事親與后世子行亦鑿說也攸介攸止二句鄭以介為

舍云於廬舍及所止息處以道藝相講肄亦屬
迂濶曾孫之稼鄭云上古税法近者納總遠者
納粟米說亦褊陋皆不取朱集註此述公卿有
田禄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而卒章
末二句云此皆頼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
介福使之萬壽無疆也以萬壽無疆頌農夫恐
於理未安朱子說詩有極疎脱者此其類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孔疏此亦思古之詩序不言者承上篇而畧之也

申公說農夫報上之詩　錢氏曰周禮春官籥章職云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朱子疑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為豳雅何氏為之說曰此篇及甫田二詩篇中皆言田祖故禮用以迎年於田祖也又皆稱田畯故禮吹之於籥以樂田畯也似於理為近矣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

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上去通韻　稼字不入韻

賦也　孔疏種擇其種也　朱註戒飭其具也　毛傳覃利也　許氏曰耜耒端木也　孔疏俶始載事也　毛傳庭直也　鄭箋碩大若順也

鄭箋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為稼可以授民者也将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　蘇氏曰取其利耜

而始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苗之生者皆條直而茂大以順王之所欲　呂氏曰大田多稼總言之也既種既戒以下至於卒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也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火音燬上去通韻

賦也　鄭箋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　毛傳實未堅者曰皁稂童梁也莠似苗者也食心曰螟

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　許氏曰穉幼禾也

陸氏曰秉執持也

鄭箋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　孔疏蟲災禾穉者偏甚故願田祖之神持此四蟲付與炎火使自消亡　呂氏曰此禱辭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平去通

韻

賦也　毛傳渰雲興貌　朱註萋萋盛貌　毛傳祁祁徐也　朱註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　孔疏穉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滯穗滯漏之禾穗也

王氏曰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　鄭箋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願天雨於公田因及私田民怙君德蒙

其餘惠也百穀既多種同齊熟收刈遽促力所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為利朱註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葢既足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　李氏曰矜寡孤獨民之窮而無告者地官遺人門闗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有常餼矣在上有常餼在下有遺秉滯穗此所以各得其所也　漢書蕭望之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　朱註精意以享謂之禋　鄭箋騂騂牲也黑黝牲也　呂氏曰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　劉氏曰王以其西成乃出郊省民之斂　孔疏時耕者皆以其婦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畯既至喜樂其勤故得成穫王之來則又於四方之神禋敬而潔祀焉以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粢盛

以獻以祀神饗之而報以大福所以常得年豐也

朱註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言騂黑者舉南北以見其餘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虞惇按鄭箋俶載南畝俶讀為熾載讀為菑康成喜改字以就已説不可從也以其騂黑畧從

鄭氏朱註此詩為農夫之辭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竊意曾孫主祭之稱農夫稱公上

為曾孫恐未安亦未知朱子何所據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首二句無韻合三章為韻猶東山之首二句也

毛傳興也　王氏曰洛水名東都之所在也　毛傳泱泱深廣貌　孔疏君子諸侯也　鄭箋爵命為福賞賜為禄如茨喻多也　毛傳韎韐茅蒐染草也

孔疏韎韐韠也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也爾赤貌　朱註韠合韋爲之周官所謂韋弁服也　王氏曰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　朱註作起也　毛傳天子六軍　李氏曰天子六鄉六遂當十二軍而止六軍蓋六鄉爲正軍六遂爲副卒也

王氏曰瞻彼洛矣者思古之明王見其地而不見其人也　鄭箋洛水泱泱喻古明王恩澤深廣也君子

至止謂來受爵命者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興也 毛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 王氏曰既爵命之又賜予備物如此

劉氏曰天子尊賢樂善非徒爵命其一身又將世其子孫俾克安於封土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興也　朱註同猶聚也

嚴氏曰當是之時朝覲會同四海來假爵賞征伐自天子出何其盛也今泱泱之水猶昔也而盛事不可得見矣故傷而思之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朱註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

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葢本魯詩說也今按韎韐乃將率之服非天子所御保其家邦亦非頌美天子之辭故今從毛鄭但鄭以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亦太拘又以韎韐爲祭服之韠不若朱註之以爲戎服也毛傳云洛宗周漑浸水也此據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之文然洛水出京兆上洛西山其流尚微而東都之洛正天子會諸侯之處諸家俱云是東都之

洛故易之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

孔疏古者有世禄復有世位世禄者直食其先人之禄而不居其位不賢尚當然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　陳氏曰小人在位欲引進其私人故不使賢者之後復居位而棄絶之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

以有譽處兮

興也　毛傳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　劉氏曰之子賢者功臣之子孫也

陳氏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猶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　朱註夫能使見者悦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

裳裳者華芸其黄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興也　毛傳芸黄之盛也　朱註章文章也　蘇氏曰其文粲然如華之盛也　朱註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裳裳者華或黄或白我覯之子乗其四駱乗其四駱六轡沃若

興也　朱註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宜音俄左宜平上通韻右有俱音以

賦也　鄭箋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有功於國　朱氏曰言其先世之君子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是以其子孫肖似之而如此也

朱氏曰此詩美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德譽文章威儀之盛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絶之意葢周之先王於國之子弟盡其教養之方故其成就若此雖更幽厲之衰而不忘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裳裳者華見賢

者世保其祿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虞惇按裳裳者華二句鄭以華喻君葉喻臣又以叔靚之子為古之明王其說多駁而不純不足取也朱註此天子美諸侯之詩蓋以答瞻彼洛矣也則又鑿空之說無所依據諸家唯讀詩記為善今從之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讀詩質疑卷二十一